



是起事之地，却非根本之地

一针见血

《罗刹海市》热议背后的是与非

□ 李梦馨 朱子钰

最近，音乐圈的焦点莫过于歌手刀郎了。许久不露面的刀郎，凭借一首新作《罗刹海市》引发了热烈讨论，比起新歌本身，人们把更多的关注点落在刀郎、那英、杨坤、汪峰等的旧怨新仇上。网友根据歌词进行了大胆猜疑和解读，“复仇论”甚嚣尘上。大家普遍呈现褒刀郎而贬那英、杨坤、汪峰等的倾向。那么，看待问题的正确角度是什么呢？对相关几方面的是非深入探讨就不难找出答案。

多数人现在对那英等人当年批评刀郎的事情仍耿耿于怀，但仿佛忘了，没有创作者或作品有不能被批评的特权，只有充分的批评，才能保证艺术的基本水准，这也是所谓批评不自由，赞美就无价值。所以，当时这几位“大佬”对刀郎的评价，如果是从专业角度来讲，且他们自己认为是实话实说，那就毫无问题，甚至应该鼓励。退一步讲，我们对他们品格方面多一些疑问的同时，仍只能主要看他们说对与不对——毕竟批评的目的是艺术的提升，所以就只能对事不对人。

至于有人说，刀郎是在被他们打压后才一蹶不振的，那就有些似是而非了：真正的艺术是骂不倒的，反而会在争论中奠定自己的地位，就像名将是在战争中封神一样。如果轻易被骂倒，反倒真的证明了刀郎的音乐大概率有某种缺陷。

从刀郎的角度分析，如果刀郎这个作品仅仅是一种尝试性的创作，当然应该鼓励，在肯定其优点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其废气过盛的缺点；如果他真的是在对批评者寻仇报复，那就是等而下之了，与街头混混对骂时在墙上把对方画成一只狗没有什么区别。一阵热闹过后，作品本来的价值反而可能因此受损。

从围观群众来说，也许是出于对那几位“大佬”的反感或者对刀郎的同情，总之，先入为主地把这个行为解读为弱者对霸凌的正义反击，所以一边倒地倾向于刀郎，于是，争论变成了做人的是非而不是艺术的是非，就如上面提到的那场争吵中，围观的群众只管赞美墙上的那只用来骂人的狗画得多好一样。究其实质，实为泛道德化思维在艺术领域的一种表现，反而不利于艺术发展良好氛围的形成，最终既得不到艺术，也得不到道德。

解山东

—揭秘现象背后的文化密码—

□ 本报记者 李振 李梦馨

中国历史几千年，出现过几百位封建帝王，但是在山东，却从没出过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皇帝，名臣大将倒是不在少数，像姜子牙、诸葛亮、孙武、秦琼。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感兴趣的话题，郭德纲是这样解释的——山东人忠诚度高，不想造反。

不过，单从性格上解释，恐怕经不住推敲。郭德纲认为山东人忠义，忠君，这里带有褒义色彩，但反过来看，也可以说山东人保守，缺乏雄才。

其实，个体在历史中的成就跟他所在地区的文化、群体性格固然有关，但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他所处的时与势，所谓形势大于人也。

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山东人做过皇帝梦。恰恰相反，山东其实是揭竿而起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赤眉、黄巾、瓦岗、黄巢、捻军……旧政权的发难者中，向来不乏山东人的身影。只不过，这些心怀帝业的山东人没能成功圆梦而已。这也足够证明，山东人不做皇帝是性格使然的观点站不住脚了。

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山东人为什么不做皇帝”，而是为什么“做不成皇帝”了。我们从山东这片土地中来找找答案。

清代学者魏禧，把与政治军事有关的地形分为根本之地和起事之地，两者之间，拥有完全不同的军事价值。他的观点，得到了稍后的曾国藩的赞同。按这一观点，山东恰好符合他们所说的起事之地。

怎么讲呢？历史上朝代的更替，通常由农民起义引发。这是由农业生产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在技术没有革命性突破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能力不可能无限制增长，存在一个无法突破的天花板。也就是说，只要国家有足够长平稳的发展时期，就必然带来人口的几何式增加，从而把人地矛盾激化到难以继的程度。这个时候，一旦出现旱灾、水灾、蝗灾这样的天灾人祸，就会引发乱局，这其实也正是过去几千年中国治乱循环的根源所在，山东简直就是这个规律展示窗口。隋唐之后，黄河十年九患给山东造成了无尽灾难，也带来了大量流民，最终成为社会动乱的引爆点。这不就是天选起的起事之地吗？

但是，起事之地归起事之地，山东却并不具备根本之地的先天条件。所谓根本之地，在魏禧看来，在于地理与物产。特别是地理优势，是冷兵器时代的决定性因素。比方说秦、汉、唐起家的关中之地，被山带河，四塞形胜，进可攻、退可守，在军事上就有了决定性优势。相比之下，山东地理的劣势再明显不过了：封闭性不强，地势相对平缓，缺少天堑，一旦被攻击，很容易进退失据。历史上，山东在大部分被占后能反败为胜的，只有田单火牛阵一个孤例，就很能说明问题。

这一点，如果我们看山西，就理解得更清楚：两省一山之隔，但历史上，战略意义却大相径庭。后唐、后晋、后汉和北汉，都以山西为根据地起家，建立了王朝。即使到了民国时期，还俨然长期以独立王国的姿态而存在。究其原因，山西高原高企的地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史家认为，是否成为首都，是一个地方政治军事价值最大的试金石，在山东，只有青州短暂做过南燕小朝廷的都城。这也反证了山东并非根本之地的属性。既然不是王都，那不出帝王也就很自然了。

不过话说回来，山东虽然不是根本之地，但优越的人口和资源优势，却足以左右大局。楚汉之争中，刘邦自己吃紧也要让韩信攻略齐地，实现了双方攻守之势的转化；曹操依靠山东的青州兵一统了北方；历史上，在尚未有南方征服北方先例的情况下，朱元璋令徐达先攻占山东，第一次成就了南方北上夺取天下的伟业。从这个角度看，山东良将良臣辈出，也就同时有了答案。



中华诗词应该有“齐鲁流派”

□ 逢春阶

可以成为诗词之城。肯定有文脉，有传承，但没听说文学史上有什么“济南派”或“泉城派”。

山大石玲教授在座谈会上谈到了诗词地域性问题。她说，一条河流，一直在奔流不息，文化的河流也如是。山东诗人，词人的写作姿态，不仅仅是消遣，总是透着阳刚气、责任感、风骨。以辛弃疾为例，从不像柳永那样作“妮子语”，豪气干云，英雄本色。而李清照呢，她有自己婉约的“闺音”，但也有金刚怒目式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石玲教授还谈到王渔洋的“神韵派”，说到王渔洋诗歌的复杂性，她以《秋柳》为例，谈到诗词不同的表达方式，故声大哭是一种表达方式，不动声色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在改朝换代的背景下，他委曲求全，但字里行间隐现山东人骨子里的尊严。他的《题聊斋志异》：“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是其真情的流露，也是审美观和创作观的告白。

诗词流派是诗词作家在思想倾向、文学见解、艺术风格上有相似相近性，在自觉和不自觉的状态下形成的派别，或者说，是先自发，后自觉。得有代表性人物，也就是领头人，有代表性作品。山东的诗人、词人从古到今，代表性人物，代不乏人。而外来的文坛大腕，如曹植、李白、杜甫、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等，也在齐鲁大地上播撒下诗词的种子。山东缺乏以地域命名的流派，是不是跟山东人的低调有关系？还有一个，儒家文化之“源”都在这里，咱还在乎“流”吗？这倒是，斯文在兹！可我总觉得“斯文在兹”这句话太笼统，太抽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诗词。在气韵、境界、格调、节奏上都有着独特标识，像人的胎记一样。流派，是动的，流淌的。山东大学教授谭好哲先生寄语刚刚创刊的《中华当代诗词研究》杂志，要加强地域性诗词研究，总结推出当代名家，承担选家的职责。要把问题挑出来，提出来，甚至可以来个笔战。我完全赞同谭教授的观点，流派是自然形成的，就像大地上的河流，但有时流向也需要人的引导，就诗词而言，需要学者、理论家、评论家去总结、提醒。我们古代有刘勰，当代也该有刘勰式的批评家。

诗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数千年来中华儿女才华和智慧的结晶。从某种意义上说，诗词是中国人的慰藉和寄托，也是中国人的精神骨骼。我注意到《中华当代诗词研究》的发刊词有这么一句话：“本刊力倡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学术平等，兼容并蓄，百家争鸣。”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需要办刊人的坚守。果如此，这本杂志就能立足于报刊之林，并成为耀眼的一本；果如此，我们“齐鲁流派”的称谓也会走上前台。



据光明日报，近来，以声、画、感同同步“触动人心”的交互欣赏模式，折射出影视行业在5G、云计算、AI等前沿技术的加持下产生的内容新形态、用户新需求以及行业新领域。

交互欣赏模式为影像叙事和观看体验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给行业带来很多问题或者隐忧。第一，影视剧的本质是讲故事，互动固然会突破常规审美机制，使观众产生陌生感甚至震惊感，但也降低了观影体验的流畅度。第二，互动剧不论为观众呈现的世界有多么广阔、结局有多么独特，都不过是编好的既定剧本。一旦观看变成直接的感官刺激，“留白之美”缺失，就有可能使主观能动的观众沦为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浏览者”。第三，倍速播放、“只看他”、快进等播放功能使很多用户习惯于快速刷剧。一味求快、一心求爽的观剧需求，还倒逼创作生产。一种情节强、节奏快、思想浅的爽剧类型出现，挤压了内涵深刻但节奏相对较慢的精品剧作的生存空间。第四，弹幕的大部分内容属于简单直白的情绪化表达，缺乏思想深度和精神价值。

交互欣赏模式刚刚起步，因此，影视从业者要由“技”入“艺”，正确运用新技术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以更加深刻的审美启迪，更加积极价值理念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这是交互欣赏模式乃至影视生产传播能够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布局。

文化视点

演技不好全怪演员吗？

据文汇报，与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相关的话题，热度最高的无疑是“魏大勋碾压杨洋”。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但演技不好，全是演员的问题吗？虽然最终站在台前的是演员，但真正决定表演水平的是导演。表演指导刘天池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演员是和导演共同完成创作的，他们在表演过程中看不到自己，此时导演就是演员的镜子，来告诉演员方向，调整演员状态。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我们经常看到同一个演员在不同作品里呈现云泥之别的表演水准。

但为什么说这也只能“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在今天的产业现状中，导演的话语权被一定程度地消解了。过去的常态是再大牌的演员站在导演面前心态也是弱势的，会不断跟导演确认：我这条演得行吗？如今的常态，则是在片场，导演需要哄着演员，尤其是那些自带流量的演员。

关于杨洋此次“翻车”，有网友说，这是给流量艺人敲响了警钟。很多流量艺人有演技上的明显不足，需要作品链上涉及的每一个岗位都花更多的精力去取长补短。对于流量的依赖已经成为今天影视行业某些制作和出品方的惯性思维，在这种惯性思维的指挥下，不仅流量的短板被忽视，人物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的短板也被忽视。

交互欣赏模式 让技术与艺术擦出火花

据北京青年报，“电子小猪”在悄悄走红。一些网友摒弃了节制饮食、锻炼身体等传统减肥法，他们另辟蹊径，选择在网上认养“电子小猪”，寄希望于依靠看“小猪”吃播抑制自己的食欲，或将“电子小猪”当作“嘴替”，以实现“进食代偿”……

心理咨询师杨译杰对“电子小猪”和网民的心理机制进行了细致剖析。像“电子小猪”这样的主播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大家在现实中很难见到这样有冲击性的画面。这背后是大众追求反差和猎奇的心理。吃播其实和钓鱼直播的内在也有一致性，这两类视频都能唤起大众在感官上的愉悦。这些情况都是人体的镜像神经元在起共情作用，刺激大脑释放出很多能让人快乐的多巴胺，获得满足感。

对于看“电子小猪”能减肥，杨译杰认为，就像在一段亲密关系中，随着时间推移，相貌的权重会越来越低。在直播间也是同样的道理，人们对于“电子小猪”外形、吃相的反感程度会逐渐变弱，但其每天吃的美食都在变化，实际上观看直播的人产生的心理是“这个食物很好吃”，这样反而会刺激食欲。所以，他觉得通过看“电子小猪”达到减肥的效果可能微乎其微，且难以长久。

网文平台“诱饵式”收费 不可持续

据经济日报，内容付费领域，“诱饵式”收费套路广受诟病，比如网络电影试看6分钟、音乐平台升级会员才能解锁更高音质等，这些规则都是追求平台利益最大化的产物，容易引发用户不满，甚至用户流失。

内容创作精细化。年轻化的互联网读者更愿意以“短平快”“碎片化”的方式来迅速获得情绪共鸣。在此背景下，短故事在网文赛道崛起，只需两三万字，将核心情节进行浓缩表达，就能实现过往小说动辄10万字的文字价值转化。网文市场要关注当下年轻人注意力短缺、阅读时间缩减等变化，为用户提供更加精细化的阅读服务。

版权运营多元化。如今，“看”已经不是阅读的唯一方式。“耳朵经济”也成为网文IP开发的重要形式。优质网文IP还成为影视改编的源头活水，爆款频出。寻求商业价值最大化，不妨在优质IP打造上下功夫。让作品以多元形态呈现，进一步延长作品生命力，扩大影响力。

（□记者 朱子钰 整理）

